



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
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



"莫毅：我在我的风景里" 展览系列
The "Mo Yi: Me in My Landscape" Exhibition Series

**艺术家
特邀导览**
Guided Tour
with the Artist

嘉宾：
莫毅（艺术家）
Speaker:
Mo Yi (Artist)

2024.10.20 周日 / Sun 13:00-14:00
UCCA 展厅 / UCCA Exhibition Hall

“莫毅：我在我的风景里” 展览系列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2024。摄影：陈秋
Installation View of "Mo Yi: Me in My Landscape", UCC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, 2024.
Photograph by Chen Qiu.

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
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

在特邀导览开始，莫毅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装置作品《时间之河》，这其中的照片都是原始照片。

“原始照片”在学界有固定的概念，即摄影师拍摄以后，在3至5年内将其做成照片，就是原始照片。莫毅回忆道，他是从1982年1月从体育转向文化，他在那时候开始自学摄影，当时那个年代跟今天不太一样，这件装置作品的尽头一直延续到今天，原本都想用原始照片来做，但是后期扫描仪越来越普及，就不再需要做小照片了，即使是胶片，也可以在冲洗完之后将其转成数字影像，于是就不再产生《时间之河》中所展示的此类照片了。而当时之所以需要产生此类照片，

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
邮编 100015

798 Art District, No. 4 Jiuxianqiao Lu,
Chaoyang District, Beijing, China 100015

+86 010 5780 0200
ucca.org.cn



是因为胶卷拍摄完之后颜色呈反向，例如头发是黑色的，在底片上就会呈现白色的，单纯看底片并不知道细节有没有将艺术家想表达的内容传递出来。



“莫毅：我在我的风景里”展览现场图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2024。

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，摄影：孙诗。

莫毅提到自己将摄影作为一种语言工具进行创作，并不仅仅是为了拍到好照片。在 1990 年至 2000 年代初的时候，很多摄影老师以教构图为专长，但是莫毅认为构图并不是摄影最重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研究更深处类似语言学的内容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，照片就需要被看见，正如语言工作者写了一句话之后需要把它读出来，可能文字顺序的变动就会使话语的口气改变，作为视觉艺术来说，也需要同等的谨慎，所以在创作早期，莫毅会把照片做出来。可以从原始照片中看出，



莫毅创作之初，就有比较好的视觉能力，同时他也认为自己早期给照片起的名字比较幼稚。另外，莫毅也提到，即使那个时候他鲜少参与杂志投稿和摄影比赛，他仍然会把照片装裱在卡纸上。

80年代，中国有一种“文化热”现象，表现在全体人民都有文学的爱好，此时文化、摄影的表达也会趋于文学性，这个文学性不是指文字表达，而是传达的情感或者画面都带有一些文学性的特征。莫毅提到他和别人不太一样，在当时没有他拍的这些东西，但是那个时期他的作品仍然带有他后面极力反对的沙龙味。直到90年代后期，中国几乎没有人有这种原始照片，因为他们不需要，参加比赛之后照片也不会回到自己的手里。莫毅说因为他不参加这些比赛，他的照片在当时也不受欢迎，他也不投稿，但是因为他必须看到这些照片，所以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只有他留存了大量的原始照片。不过，这样就可以看到他的整个发展过程，从最初的幼稚到最后想要突破传统记录摄影的方式。莫毅也提到，摄影不同于绘画、文字和音乐这些艺术形式可以不受外界影响，比如扫街，如果当时状况下没有想拍的人或特殊的内容，可能就按不了快门。莫毅回忆到他在1986年说过一句话“摄影不是艺术”，但并不是真的说摄影不是艺术，而是其过程太过零碎，他希望摄影的过程可以更长一些。例如体育运动会让人出一身臭汗，可能实际上没有任何结果，但是过程可以很快乐，莫毅希望艺术的本质是这样的。

由此，在1987年，他开始做了一些实验性的创作，在1987年创作的“骚动”系列中，莫毅提到自己只需要把相机对准城市，他对城市的愤怒不满以及城市的匆忙、冷漠、挤压等情绪都可以得到表现。他只要将相机对准城市，他就在状态中，可以完全不考虑传统的部分，包括经验、技



术等东西。再早些时候，莫毅将相机放置到脖子后面，走五步按动一次快门，同时相机也会装上马达可以自动过卷。在 80 至 90 年代初，相机是很稀有的东西，而相机被放在莫毅的脖子后面则会更加显眼，当别人对他的行为产生质疑时，这就类似于行为艺术，并产生了大量照片。这组照片中一般有两类人，一类人可能在非常近的距离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相机，所以他们的表情就像在看空气；而另一类人看见了相机，在不管什么角度拍摄，他们都始终看着相机镜头。莫毅还提到，人物在画面中占据如此大的面积用其他手段是拍不到的，“一米，我身后的风景”系列作品就是沿着此路径创作的，这个系列很朴素，像是街拍的快照，莫毅说虽然自己喜欢这一系列作品，但是在当时，摄影界的专家们很难看懂，天津一些很有名的现代摄影编辑会更愿意挑选“骚动”系列的作品，但是“一米，我身后的风景”系列作品中，人们的表情是很特殊的。莫毅想通过作品表现的是，尽管农村很开阔，可以有很多土地，但是人们往往会选择进城工作，这个时候，就如同在今天我们挤公交、挤地铁一样，人和人之间往往挨得很近，甚至是彼此打扰的。



“莫毅：我在我的风景里”展览现场图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2024。
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，摄影：孙诗。



莫毅从整体谈到他的创作，这 40 年以来他一直想表达的是他和城市的关系，这跟他早期的生活经历相关。1990 年代，莫毅因为一直不习惯城市，去到西藏又到处漂流，直到 95 年他回到城市并安定下来，随后进入到一个比较旺盛的创作时期，并同时开始了四个项目。那个时期天津老城开始改变，他还拍了“公共车外的风景”系列和“时间的风景”系列。在简述了创作流程后，莫毅提到了在胡同中所做的展览，这个展览只是为了胡同居民而做的。不像今天的数码相机，那个时期的相片是没办法马上给人看的，而且人往往认为拿着相机的人应该去有风景的地方，而在胡同里面拍摄的人可能是来拍摄脏、乱、差的记者。莫毅提到，他天天在胡同拍摄，就像在居民门口偷走一些图像，而这些图像是属于居民的风光，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告知这些居民，于是为他们专门做了展览。



“莫毅：我在我的风景里”展览现场图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2024。
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，摄影：孙诗。



在介绍了“电线杆”系列作品后，莫毅提到那个时期他也会创作记录摄影，即把景观作为标准项拍摄，莫毅提到2008年他的展览“小区”在平遥获得大奖，《红被子》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作品。时间线越往后，原始照片也越来越少。莫毅还介绍了美国摄影小组F64，该小组崇尚利用最小光圈拍摄，于是在创作中，莫毅便偷换了概念，他选用最小光圈拍摄，光圈很小，进来的光就少，所以必须用很长的曝光时间，但是莫毅不使用三脚架而是用手端着，所以最后拍摄的城市会变虚，这也符合莫毅对城市的感受。

莫毅在作品《时间之河》结尾处总结道，这件作品包含有大量的东西，在展览中是没有的。这里面的相片跟老百姓的生活比较接近，他的生活跟大家也是一样的，更多的是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思考。

在“摇荡的车厢”和“公共车外的风景”系列前，莫毅提到这两组作品都利用到了公交车，但是“摇荡的车厢”系列拍摄的主要是公交车里面的人和气氛，而“公共车外的风景”系列是一种向外观看的感觉。那个时期天津城市发生变化，虽然没有先例，但莫毅试图控制快门速度，并以这种方式在公交车内拍摄风景。公车内的人本身是在看风景，而他们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莫毅提到，在拍摄“我是流浪狗”系列时，他将相机放在三脚架上并倒提，哪儿人多就去哪儿拍。



“莫毅：我在我的风景里”展览现场图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2024。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，摄影：孙诗。

观众提问：在摄影里，您刚才也说并不太在意构图，您是不是更在意选择不同的视角，比如说相机放后脑勺，或者选择超低的视角，您是否更偏向于这方面的探索？

莫毅在回答中提到他较早时期做的一个比喻，好比有一根空心的管子，当拿着管子的人看到特定的有趣事物便把管子递给身边人，而这个身边人只能看到预先被选定的东西，所以重要的是人看到的是什么。而且有时候老师教的构图完全用不上，作为创作者应该进入到语言学的范畴中去，就像写字一样，语法会了，对词义也有所了解，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在“艺术家书”系列



中，莫毅提到自己从 2000 年初开始制作手工书，以此拓宽自己的表达途径，手工书类似于小展览，也可以进行传播。

观众提问：“电线杆”系列为什么选择叠加红光？

莫毅提到这些附有小广告的电线杆都在城市中心，而贴小广告的行为实际上也可以被认为是暴力行为，因为这是一种比较粗暴破坏环境的方式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个广告。此外，现在拿相机给人拍照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，加了个闪光灯接受程度可能会弱一些，而把闪光灯变成红色可能就可以凸显暴力感，“电线杆”系列本身也是一个记录，因为现在的城市已经看不到这些小广告了。如果不加红色闪光灯，可能是一个单纯的记录，而增加了红色闪光灯，就表现了艺术家本人的态度、情感和立场。

观众提问：您提到艺术对您来说更重要的是过程的体验，对您来说创作中哪一步更像是创作？是您拍摄的时候，还是挑选的时候，或是在暗房洗照片的那一刻？

莫毅在肯定了每一步都是创作的过程后，说明每一步都属于不同性质。以“红色街道”为例，在拍摄的时候会有一种玩耍挑衅的游戏态度在里面，因为他本身并不喜欢城市，而在他与胡同的相关的创作中更多会表现出温情，所以在拍摄中会加入自己的不同态度；而在选照片时，他又会进入到另一种状态——你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有没有通过拍摄获得想要的东西？这类似于观看自己的



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
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

表现，但莫毅同时又强调，摄影不是瞄准了一个对象而进行的打猎，它更多像是游戏，重点在于享受这个好玩的过程。

*因文字篇幅所限，完整活动视频请移步 UCCA 官网活动页面回看

文字整理：郑雯心（UCCA 公共实践部实习生）